

布宜諾斯



午夜零點

1998年日本芥川賞得獎作品

艾利斯

一個大雪紛飛夜晚，
某家山中小鎮的溫泉旅館中，
失意的年輕服務生，
接待來此一遊的過往煙塵女子，
與她共舞一曲探戈，
互訴人生際遇的無奈與哀傷。

藤澤

周◎著

劉名揚◎譯

藍小說 59

布宜諾斯艾利斯午夜零點

著者——藤澤周

譯者——劉名揚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孫思照

社長——莊展信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一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三三二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liter@mail.chinatimes.com.tw

主編——鄭麗娥

編輯——邱淑鈴

排版——極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嘉雨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刷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四日

定價——新台幣二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十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BUENOS AIRES GOZEN' REIJI by FUJISAWA SHU

Copyright © 1998 by FUJISAWA SHU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Tokyo

ISBN 957-13-3070-1

Printed in Taiwan

時報悅讀

時報悅讀網

<http://publish.chinatimes.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布宜諾斯艾利斯午夜零點 / 藤澤周著；劉名揚譯。--初版。--臺北市：時報文化，2000〔民 89〕
面：公分。--（藍小說；55）
ISBN 957-13-3070-1（平裝）

861.57

89000968

藍小說 55

布宜諾斯艾利斯
午夜零點

藤澤 周 著

劉名揚 譯



CONTENTS

目次

布宜諾斯艾利斯

午夜零點

005

頂點

089





午夜零點
布宜諾斯艾利斯

只要蛋殼表面轉成暗鉛色就是半熟了。大概還要再煮個五分鐘吧。

風間脫下工作手套，從防風夾克口袋裡掏出香菸。那是件和土木工人所穿的一樣、式樣簡單的深藍色夾克。和學生時代在代代木鐵路橋站崗打工時分發到的那件款式相同。只不過，胸口上繡著小小的「三野屋旅社」黃色字樣。狐狸娶親、深雪之鄉、三野屋旅社……穿著這件夾克，風間就覺得感到身上的硫磺臭味似乎越來越濃了。

從溫泉的源泉裡冒出來的蒸氣非常濃，和吐出來的香菸的煙已經無法分辨。他如今已經懶得再用手揮去硫磺的味道了。在溫泉蛋煮好之前，他用鏟子將斜搭在源泉上方的鐵皮屋頂的積雪除掉，邊抽菸邊眺望著比飄雪的天空還略白些的鍋倉山。這就是風間早上的第一件差事。

「風間先生，風間先生。」聽到從下面穿過飄雪隱約傳來的呼喚聲，風間站起身來。硫磺氣從臉前散去，冰冷的雪味刺進了鼻子深處。他看到了在斜坡下方，身兼櫃

台和女傭的兵藤手遮著額頭站在雪地裡。

「麻煩快一點。」

房客的早餐總是會供應半熟的溫泉蛋，而這天只需要為從茨城來的一家人準備煮四顆蛋。區區四顆，他覺得在廚房裡煮就好了，但老闆竹村卻表示這是三野屋品質上的堅持。

風間向斜坡下的兵藤揮了揮手，緩緩噓了口氣，又蹲了下去。除了杉樹樹枝下的部分和背風方向的樹幹之外，幾乎一切都為白雪所覆蓋。偶爾，會有樹枝支撐不住雪的重量，在抖落積雪後搖擺著，粉雪則像白色薄絲綢般隨風飄落。

他把菸頭丟進雪地裡，拉起了網子。每當聽到源泉咕嘟咕嘟冒出的聲音時，風間就會想起死去的祖父罩在嘴上的人工呼吸器所發出的聲音，但現在就連這點也習慣了。朝網子裡的蛋一口氣用力吹去，蒸氣就捲起一股漩渦散開，現出二十顆呈鉛色的蛋。他將其中四個放進籬筐，剩下的則又浸回源泉裡。溫泉裡霎時冒出了有如綻開的

甘藍菜似的硫磺華，旋即又被蒸氣給掩住。

自己每天都在這裡吃的兩顆蛋，與當土產賣的「長壽千年蛋」，都要煮到表面轉成黑色爲止。早餐就只有水煮蛋加上回到旅館後喝的咖啡，這是他在二十出頭時讀了某個美國作家的平裝本小說後養成的習慣。現在回想起來，那不過是一本無聊的C級推理小說。有偵探，有女人，有噴火的史密斯威森手槍，飄散著一片火藥味，還有個小小的蛇目蝶刺青，僅此而已。

風間拆下了用來將溫泉送進旅館的水管口上的金屬網，插進雪堆裡清洗。冬季幾乎沒什麼客人上門。滑雪客大都會投宿在前方約十公里，磐越公路兩旁的山麓旅館裡。

「都說會派巴士接送了，大家還是不肯來，只不過多花個十五分鐘而已嘛。是吧，風間君。時刻表上的旅館介紹上也打了半頁的廣告，裡頭也有詳細的資料。可以悠閒地泡泡紅溫泉，又有舞廳可以跳舞。喔，還可以喝個酒，好好輕鬆一下。不論在

冬天或是夏天，三野屋應該都是最好的選擇嘛。」

竹村的臉色蠟黃，一副肝臟有問題的樣子。這個瘦瘦的、身高只到風間胸口，六十來歲的男人，頭髮卻是又黑又亮。體態也是好得很不自然。風間對竹村微微一笑，只回了句「您說得沒錯」。他總覺得時刻表上的廣告本身就有問題。

不論廣告刊在哪裡，總會在欄框上方的角落放上一對男女在跳舞的剪影。風間認為，不論是那件剪裁設計的晚禮服的捲褶，或是從燕尾服下伸出的褲管線條，都給人廉價而低俗的印象。這是不會讓來滑雪的年輕客人上門的。的確，三野屋是鎮上唯一擁有一百一十坪大廳的旅館，而且這也是賣點，但是那種廣告是吸引不了遊客的。

風間撈起其餘的溫泉蛋，用力吹了口氣。蒸氣散去，現出了蛋殼表面轉成黑色的蛋。在蛋和蛋接觸的地方，有像是鮪魚眼珠的痕跡，據老闆娘表示，傳統的溫泉蛋原本就是這個樣子。風間把一顆變黑了的蛋放在手套裡剝了開來。

☆☆☆

風間在黑色高領毛衣外披上了一件胭脂色的號衣①。照著置物櫃上的鏡子，用雙手的手指梳了梳被毛線帽壓扁了的頭髮。鏡中的那張臉，怎麼看都不是從事服務業的人該有的臉。這點他自己也很清楚。

竹村總是用「桔梗套房的臉」來形容風間的長相。據說他長得和十五年前在舊館的桔梗套房割腕自殺身亡的銀行行員很像。

「我說風間啊，他當時的年紀和你差不多，嗯，沒錯，打從他一住進來，我看他就是——一臉鬱悶。當時我就覺得不太對勁。聽說他在福井的地方銀行上班，反正就是那副德行，風間君。你應該多帶點笑容。為客人服務，要面帶笑容才對嘛。」

風間覺得，從在日本橋的廣告公司上班時開始，自己就是這個模樣。負責影像處理的風間只要用顯示器來檢視海洋生物的影片就可以了，即使是對那些要在廣告片中

使用影片而前來的地方客戶或者是電視公司的人，他都沒擺過職業笑容。但是，由於曾經取笑課長竟然要用塞哥維亞^②的吉他演奏作為小丑魚和海葵這種極為普通的影片的配樂，兩人因而起了齟齬。說不定是自從那之後才逐漸變成了這副竹村所謂的鬱悶的臉也不一定。

「風間君。」

他聽到有人叫而轉過頭去，看到抹了髮油、滿頭發亮的竹村站在職員辦公室的門口。

「風間君，不好意思，因為澤木君到餐廳去忙了，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跑一趟松原乾洗店，把我的燕尾服和內人的禮服拿回來？真不好意思啊。神奈川的 SALVIA 交際舞協會，今天有五十位會員要來。這相當於我們一季的業績。風間君，這就拜託你了。你比較認真嘛。噢，內人的禮服有兩件，別忘了都拿回來。粉紅色的和藍色的各一件。不好意思啊。」

竹村賣了部分上之山的土地，在三野屋蓋了交誼大廳之後，便不再說方言了，風間的父親會這麼說。還說：「他們夫婦倆八成是瘋了。真搞不懂，鄉下人去搞什麼交際舞的。還不是把山賣了，有了點錢。對了，你到東京去的那段日子，他還出來選鎮長。誰會投給他啊。」他的父親在鎮上經營一家豆腐店已有四十五年之久，也批貨給三野屋。

對竹村點了個頭之後，風間脫下了剛披上的號衣。

又有舞客要來啊……想到就令人憂鬱。交際舞的舞步和音樂都讓他覺得反胃。風間戴上了毛線帽，拿起掛在柴油暖爐旁仍然溼溼的工作手套。

這些人冒著大雪，搭乘遊覽車從東京或關西長途跋涉而來。一群年過半百的人同時換上華麗的服裝，在一百一十坪的大廳裡翩然起舞。華爾滋、吉魯巴、曼波、探戈、古巴式倫巴、森巴……。

風間想起了大廳裡充斥著衣服的樟腦丸、髮油與化妝品氣味的空氣，便叼了根菸

點上火。不管是老的少的，看起來都好像在搞換妻派對一樣。

從鼻子裡呼出一口氣，風間從三野屋的後門走了出去。或者，也可以說是個過分做作的名犬評鑑會吧。

外頭的雪轉小了，天色卻反而比清晨時還要暗些。鉛色的天空像個蓋子般罩住山裡的小鎮。風間把毛線帽拉下來蓋到耳朵，視線往屋簷下或樹木陰影等雪中的黑色剝露處望去。由於看起來異常清晰，彷彿不論望向何處都能夠清楚對焦一樣。在善入山山腰所能看到的處處黑點，就是溫泉源泉的所在。只有這些地方不會積雪。絲絲與雪比起來要略微黃濁的蒸氣，彷彿是被固定了般靜靜往上冒著。定睛一瞧，才看得出有許多個漩渦在激烈地翻騰著。

風間坐進了灰色廂型車，轉動鑰匙發動。一聽到地方電台播報員的聲音從沒關掉的收音機裡震天價響地傳了出來，他趕緊把音量調小。

「嫌犯手持霰彈槍，朝停在大門前馬路上的東名保全公司運鈔車開槍……」